抱朴子/外篇/卷4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鮑生敬言，好老莊之書，治劇辯之言，以為古者無君，勝於今世，故其著論雲：「儒者曰：『天生烝民而樹之君。』豈其皇天諄諄然亦將欲之者為辭哉！夫強者淩弱，則弱者服之矣；智者詐愚，則愚者事之矣。服之，故君臣之道起焉；事之，故力寡之民制焉。然則隸屬役禦，由乎爭強弱而校愚智。彼蒼天果無事也，夫混茫以無名為貴，群生以得意為歡。故剝桂刻漆，非木之願；拔鶡裂翠，非鳥所欲；促轡銜鑣，非馬之性；荷車兀運重，非牛之樂。詐巧之萌，任力違真，伐生之根，以飾無用，捕飛禽以供華玩，穿本完之鼻，絆天放之腳，蓋非萬物並生之意。夫役彼黎烝，養此在官，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。夫死而得生，欣喜無量，則不如向無死也。

讓爵辭祿，以釣虛名，則不如本無讓也。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，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。曩古之世，無君無臣，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泛然不系，恢爾自得，不競不營，無榮無辱，山無蹊徑，澤無舟梁。川谷不通，則不相並兼；士眾不聚，則不相攻伐。是高巢不探，深淵不漉，鳳鸞棲息於庭宇，龍鱗群遊於園池，饑虎可履，虺蛇可執，涉澤而鷗鳥不入飛，入林而狐兔不驚。勢利不萌，禍亂不作，幹戈不用，城池不設，萬物玄同，相忘於道，疫癘不流，民獲考終，純白在胸，機心不生，含食甫而熙，鼓腹而遊。其言不華，其行不飾，安得聚斂以奪民財，安得嚴刑以為坑阱！

「降及杪季，智用巧生，道德既衰，尊卑有序，繁升降損益之禮，飾紱冕玄黃之服，起土木於淩霄，構丹綠於棼撩，傾峻搜寶，泳淵辨珠。聚玉如林，不足以極其變；積金成山，不足以贍其費。澶漫於淫荒之域，而叛其大始之本，去宗日遠，背樸彌增，尚賢則民爭名，貴貨則盜賊起，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，勢利陳則劫奪之途開。造剡銳之器，長侵割之患，弩恐不勁，甲恐不堅，矛恐不利，盾恐不厚。若無淩暴，此皆可棄也。故曰：白玉不毀，孰為珪璋？道德不廢，安取仁義？使夫桀紂之徒，得燔人辜諫者，脯諸侯，菹方伯，剖人心，破人脛，窮驕淫之惡，用炮烙之虐。若令斯人並為匹夫，性雖兇奢，安得施之！使彼肆酷恣欲，屠割天下，由於為君，故得縱意也。君臣既立，眾慝日滋，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，悉勞於塗炭之中。

人主憂栗於廟堂之上，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，閑之以禮度，整之以刑罰，是猶辟滔天之源，激不測之流，塞之以撮壤，障之以指掌也。」

抱朴子難曰：「蓋聞沖昧既辟，降濁升清，穹隆仰燾，旁泊俯停。乾坤定位，上下以形，遠取諸物，則天尊地卑，以著人倫之體；近取諸身，則元首股肱，以表君臣之序，降殺之軌，有自來矣。若夫太極混沌，兩儀無質，則未若玄黃剖判，七耀垂象，陰陽陶冶，萬物群分也。由滋以言，亦知鳥聚獸散，巢棲穴竄，毛血是茹，結草斯服，入無六親之尊卑，出無階級之等威，未若庇體廣夏，梗梁嘉旨，黼黻綺紈，禦冬當暑，明辟蒞物，良宰匠世，設官分職，宇宙穆如也。貴賤有章，則慕賞畏罰；勢齊力均，則爭奪靡憚。是以有聖人作，受命自天，或結罟以畋漁，或瞻辰而鉆燧，或嘗卉以選粒，或構宇以仰蔽。備物致用，去害興利，百姓欣戴，奉而尊之，君臣之道於是乎生，安有詐愚淩弱之理？三五叠興，道教遂隆，辯章勸沮，德盛刑清，明良之歌作，蕩蕩之化成，太階既平，七政遵度，梧禽激響於朝陽，麟虞覿靈而來出，龜龍吐藻於河湄，景老擢耀於天路，皇風振於九域，兇器戢乎府庫，是以禮制則君安，樂作而刑厝也。若夫奢淫狂暴，由乎人己，豈必有君，便應爾乎？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，不論至治之義，何也？

「且夫逮古質樸，蓋其未變，民尚童蒙，機心不動，譬夫嬰孩，智慧未萌，非為知而不為，欲而忍之也。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，家與家訟巢窟之地，上無治枉之官，下有重類之黨，則私鬥過於公戰，木石銳於幹戈，交屍布野，流血絳路，久而無君，噍類盡矣。至於擾龍馴鳳，河圖洛書，或麟銜甲負，或黃魚波湧，或丹禽翔授，或回風三集，皆在有君之世，不出無王之時也。夫祥瑞之徵，指發玄極，或以表革命之符，或以彰至治之盛，若令有君，不合天意，彼嘉應之來，孰使之哉？子若以混冥為美乎？則乾坤不宜分矣；若以無名為高乎？則八卦不當畫矣。豈造化有謬，而太昊之暗哉？雅論所尚，唯貴自然，請問夫識母忘父，群生之性也；拜伏之敬，世之末飾也。然性不可任，必尊父焉；飾不可廢，必有拜焉。任之廢之，子安乎？

「古者生無棟宇，死無殯葬，川無舟楫之器，陸無車馬之用，吞啖毒烈，以至殞斃，疾無醫術，枉死無限。後世聖人，改而垂之，民到於今，賴其厚惠，機巧之利，未易敗矣。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，死則捐之中野，限水則泳之遊之，山行則徒步負戴，棄鼎鉉而為生臊之食，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。裸以為飾，不用衣裳；逢女為偶，不假行媒。吾子亦將曰：『不可也。』況於無君乎？若令上世人如木石，玄冰結而不寒，資糧絕而不饑者，可也。衣食之情，苟在其心，則所爭豈必金玉，所競豈必榮位！橡草予可以生鬥訟，藜藿足用，致侵奪矣。夫有欲之性，萌於受氣之初，厚己之情，著於成形之日，賊殺並

兼，起於自然，必也不亂，其理何居！夫明王在上，群後盡規，坐以待旦，昧朝旰食，延誹謗以攻過，責昵屬之補察，聽輿謠以屬省，鑒履尾而夕惕，陋清風以埽穢，厲秋威以肅物，制峻網密，有犯無赦，刑戮以懲小罪，九伐以討大慝，猶豺狼之當路，感彝倫之不敘，憂作威之兇家，恐奸宄之害國。故嚴司鷹揚以彈違，虎臣杖鉞於方嶽，而狂狡之變，莫世乏之，而令放之，使無所憚，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，而良善端拱以待禍，無主所訴，無強所憑，而冀家為夷齊，人皆柳惠，何異負豕而欲無臭，憑河而欲不濡，無轡箑而禦奔馬，棄楫櫓而乘輕舟，未見其可也。」

鮑生又難曰：「夫天地之位，二氣範物，樂陽則雲飛，好陰則川處。承柔剛以率性，隨四八而化生，各附所安，本無尊卑也。君臣既立，而變化遂滋，夫獺多則魚擾，鷹眾則鳥亂，有司設則百姓困，奉上厚則下民貧，壅崇寶貨，飾玩臺榭，食則方丈，衣則龍章，內聚曠女，外多鰥男，辨難得之寶，貴奇怪之物，造無益之器，恣不已之欲，非鬼非神，財力安出哉？

夫谷帛積則民有饑寒之儉，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，宿衛有徒食之眾，百姓養遊手之人，民乏衣食，自給已劇，況加賦斂，重以苦役，下不堪命，且凍且饑，冒法斯濫，於是乎在。王者憂勞於上，臺鼎顰戚頁於下，臨深履薄，懼禍之及。恐智勇之不用，故厚爵重祿以誘之；恐奸釁之不虞，故嚴城深池以備之。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騎，城嚴則役重而攻巧。故散鹿臺之金，發鉅橋之粟，莫不歡然；況乎本不聚金，而不斂民粟乎？休牛桃林，放馬華山，載戢幹戈，載櫜弓矢，猶以為泰；況乎本無軍旅，而不戰不戍乎？茅茨土階，棄織拔葵，雜囊為幃，濯裘布被，妾不衣帛，馬不秣粟，儉以率物，以為美談，所謂盜跖分財，取少為讓，陸處之魚，相煦以沫也。

「夫身無在公之役，家無輸調之費，安土樂業，順天分地，內足衣食之用，外無勢利之爭，操杖攻劫，非人情也。象刑之教，民莫之犯，法令滋彰，盜賊多有，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，蓋我清靜則民自正，下疲怨則智巧生也。任之自然，猶慮淩暴，勞之不休，奪之無已，田蕪倉虛，杼柚之空，食不充口，衣不周身，欲令勿亂，其可得乎？所以救禍而禍彌深，峻禁而禁不止也。關梁所以禁非，而猾吏因之以為非焉。衡量所以檢偽，而邪人因之以為偽焉。

大臣所以扶危，而奸臣恐主之不危。兵革所以靜難，而寇者盜之以為難。此皆有君之所致也。民有所利，則有爭心，富貴之家，所利重矣。且夫細民之爭，不過小小，匹夫校力，亦何所至，無疆土之可貪，無城郭之可利，無金寶之可欲，無權柄之可競，勢不能

以合徒眾，威不足以驅異人，孰與王赫斯怒，陳師鞠旅，推無讎之民，攻無罪之國，僵屍則動以萬計，流血則漂櫓丹野。無道之君，無世不有，肆其虐亂，天下無邦，忠良見害於內，黎民暴骨於外，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？至於移父事君，廢孝為忠，申令無君，亦同有之耳。古之為屋，足以蔽風雨，而今則被以朱紫，飾以金玉；古之為衣，足以掩身形，而今則玄黃黼黻，綿綺紈；古之為樂，足以定人情，而今則煩乎淫聲，驚魂傷和；古之飲食，足以充饑虛，而今則焚林漉淵，宰割群生。(下有脫文。)

(以下為抱朴子駁難之辭)「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？若虞在上，稷卨贊事，卑宮薄賦，使民以時，崇節儉之清風，肅玉食之明禁。質素簡約者，貴而顯之；亂化侵民者，黜而戮之；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。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，畏風波而填大川乎？」

抱朴子曰：「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，余既駁之矣。後所答余，文多不能盡載，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雲。」

鮑生曰：「人君辨難得之寶，聚奇怪之物，飾無益之用，厭無已之求。」
抱朴子詰曰：「請問古今帝王，盡辨難得之寶，聚奇怪之物乎？有不爾者也。余聞唐堯之為君也，捐金於山；虞舜之禪也，捐璧於谷。疏食菲服，方之監門，其不汔淵剖珠，傾巖刊玉，鑿石鑠黃白之礦，越海裂翡翠之羽，網璅瑁於絕域，掘丹青於岷漢，亦可知矣。夫服章無殊，則威重不著，名位不同，則禮物異數，是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，式宮室居處，則有堵雉之限，冠蓋旌旗，則有文物之飾，車服器用，則有多少之制，庖廚供羞，則有法膳之品，年兇災眚，又減撤之。無已之欲，不在有道，子之所雲，可以聲桀紂之罪，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。

鮑生曰：「人君後宮三千，豈皆天意，谷帛積則民饑寒矣。」
抱朴子詰曰：「王者妃妾之數，聖人之所制也。聖人，與天地合其德者也。其德與天地合，豈徒異哉！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欲而已乎！乃所以佐六宮，理陰陽，教爾崇奉祖廟，祗承大祭，供玄紑之服，廣本支之路，且案周典九土之記，及漢氏地理之書，天下女數，多於男焉。王者所宗，豈足以逼當娶者哉？姬公思之，似已審矣。帝王帥百僚以藉田，後妃將命婦以蠶織，下及黎庶，農課有限，力佃有賞，怠惰有罰，十一而稅，以奉公用。家有備兇之儲，國有九年之積，各得順天分地，不奪其時，調薄役希，民無饑寒，衣食既足，禮讓以興。昔文景之世，百姓務農，家給戶豐，官倉之米，至腐赤不可勝計。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，牛馬蓋澤，由於賦斂有節，不足損下也。至於季世，官失佃課之制，私務浮末之業，生谷之道不廣，而遊食之徒滋多，故上下同之，而犯非者眾，鮑生乃歸

咎有君。若夫譏辨擇之過限，刺農課之不實，責牛飲之三千，貶履畝與太半，但使後宮依周禮，租調不橫加，斯則可矣。必無君乎！夫一日晏起，則事有失所，即鹿無虞，維入於林中，安可終已。靡所宗統，則君子失所仰，兇人得其誌，網疏猶漏，可都無網乎？」

鮑生曰：「人之生也，衣食已劇，況又加之以斂賦，重之以力役，饑寒並至，下不堪命，冒法犯非，於是乎生。」
抱朴子詰曰：「蜘蛛張網，蚤虱不餧，使人智巧，役用萬物，食口衣身，何足劇乎？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，貴者有無限之用耳。豈可以一蹶之故，而終身不行，以桀紂之虐，思乎無主也。夫言主事彌張，賦斂之重於住古，民力之疲於末務，饑寒所緣，以譏之可也。而言有役有賦，使國亂者，請問唐虞升平之世，三代有道之時，為無賦役以相供奉，元首股肱，躬耕以自給邪？鮑生乃唯知饑寒並至，莫能固窮，獨不知衣食並足，而民知榮辱乎！」

鮑生曰：「王者臨深履尾，不足喻危，假寐待旦，日昃旰食，將何為懼禍及也？」
抱朴子難曰：「審能如此，乃聖主也。王者所病，在乎驕奢，賢者不用，用者不賢，夏癸指天日以自喻，秦始憂萬世之同謚，故致傾亡，取笑將來。若能懼危夕惕，廣納規諫，詢草芻堯以待聽，養黃發以乞言，何憂機事之有違，何患百揆之不康。夫戰兢則彝倫敘，怠荒則奸宄作，況無君，能無亂乎？」

鮑生曰：「王者欽想奇瑞，引誘幽荒，欲以崇德邁威，厭耀未服，白雉玉環，何益齊民乎？」抱朴子詰曰：「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，德及地則有地應。若乃景星摛光，以佐望舒之耀；冠日含辨，以表羲和之晷。靈禽嗈喈於阿閣，金象焜晃乎清沼，此豈卑辭所致，厚幣所誘哉！王莽奸猾，包藏禍心，文致太平，誑眩朝野，貶遺外域，使送瑞物，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？夫見盈丈之尾，則知非咫尺之軀；睹尋仞之牙，則知非膚寸之口。故王母之遣使，明其玄化通靈，無遠不懷也；越裳之重譯，足知惠沾殊方，澤被無外也。夫絕域不可以力服，蠻貊不可以威攝，自非至治，焉能然哉！何者鮑生謂為不用？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為富也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，所以貴之者，誠以斯物為太平。則上無苛虐之政，下無失所之人，蜎飛蠕動，鹹得其歡，有國之美，孰多於斯！而雲不用，無益於齊民。源遠體大，固未易見，鮑生之言，不亦宜乎？」

鮑生曰：「人君恐奸釁之不虞，故嚴城以備之也。」抱朴子詰曰：「侯王設險，大易所貴，不審嚴城，何譏焉爾。夫兩儀肇辟，萬物化生，則邪正存焉爾。夫聖人知兇醜之自

然，下愚之難移，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，炎景之不能鑠金石，冶容慢藏，誨淫召盜，故取法乎習坎，備豫於未萌。重門有擊柝之敬，治戎遏暴客之變，而欲除之，其理何居？兕之角也，鳳之距也。天實假之，何必日用哉！蜂蠆挾毒以衛身，智禽銜蘆以捍網，獾曲其穴，以備徑至之鋒，水牛結陣，以卻虎豹之暴，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遏利刃，墮城池以止沖鋒，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，城池既壞而沖鋒猶集，公輸、墨翟，猶不自全，不審吾生，計將安出乎？」

或曰：「苟夫可欲之物，雖無城池之固，敵亦不來者也。」抱朴子答曰：「夫可欲之物，何必金玉，錐刀之末，愚民競焉。越人之大戰，由乎蚺蛇之不鈞；吳楚之交兵，起乎一株之桑葉。饑荒之世，人人相食，素手裸跣(下有脫文)。遠則甫侯子羔，近則於公釋之，控情審罰，剖毫析芒。受戮者吞聲而歌德，則劓者沒齒無怨言，此皆非無君之時也。昔有鰥在下而四嶽不蔽，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，或投屠刀而排金門，或釋版築而躡玉堂，或委芻豢而登卿相，或自亡命而為上將，伯柳達讎人，解狐薦怨家，方回叩頭以致士，禽息碎首以推賢，敢問於時，有君否邪？#又雲：「田蕪廩虛，皆由有君。」「夫君非塞田之蔓草，臣非耗倉之雀鼠也。其蕪其虛，卒由戶乙運，水旱疫癘，以臻兇荒，豈在賦稅，令其然乎？至於八政之首食，謂之民天，后稷躬稼，有虞親耕，豐年多黍多稌，我庾惟億，民食其陳，白渠開而斥鹵膏壤，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谷為山，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，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，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，此豈無君之時乎！